



厄运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刘海冰 傅中杰 译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厄 运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刘海冰 傅中杰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6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厄运/(加拿大)高夫(Gough, L.)著;刘海冰,傅中杰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ISBN 7-5014-1808-X

I. 厄… II. ①高… ②刘… ③傅… III. ①侦探小说-加拿大-现代②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825 号

版式设计:连生

厄 运

(加)劳伦斯·高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兴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49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08-X/I·726 定价:13.4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容提要

价值千万的海洛因在转运过程中，恰遇警察巡逻，走私者惊慌之下，将它们推入英格利海峡。毒品巨头加里一改往日从容优雅之态，不禁有些暴怒，将他的手下用独特的方法“处理”掉。

帕特森面临破产，在海滨徘徊之际，发现两个孩子正在把一包东西当球踢着玩，他侥幸地得到了它们。他能因为这笔神秘的交易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一辆遗弃的沾有血污的卡车被发现了，威勒斯和芭珂负责调查这起案件。有枪击留下的痕迹，却没有发现受害者。

然后在海港有尸体出现，加里一伙在不舍地寻找丢失的毒品。厄运还在不断飘移，不知威勒斯和芭珂却要怎样扼住它的咽喉！

1

加里·西尔克已经落后八分了。他简直气炸了！出于愤怒的他早已乱了方寸。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玩命儿地击球。他讨厌自己，讨厌围着该死的球场满场飞奔，像他妈狗一样气喘吁吁地伸着舌头，频频把球抽到墙上，努力还击那位职业球手愚蠢而又刁钻的、如雨般的低球进攻。他知道他错了——一味地追那该死的球，而不是在场内从容应对，让球直奔他来——但他已力不从心，不得不这样。

他眼睁睁地看着球击在对面墙上犯规线以上1/8英寸的地方，垂直落下，击中地板，然后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当那金发傻瓜挥臂，把球击向墙时，加里正愤怒地打量着他那宽阔而又肌肉丰满的脊背。小蓝球差不多直接从墙上弹回，还击已不可能，加里还未来得及反应，球已击中邻墙，早已泄了气似的，沿护壁板缓缓滑下。

现在加里落后九分。

他跑过去，弯下腰一个“海底捞月”把球救起，他的双膝交叉着，那皮包骨头又无多少汗毛的

大腿却显得格外修长。他虽然已经三十七岁了，可是却正处在一生中体形最健美的时期。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一周玩三次回力球。每两天，他就会穿上一百美元一双的耐克鞋，乘上他的银色默西迪斯560SL软篷车，兜至少十英里的风。弗兰克尾随其后，在他后面约一百英尺他一手搁在方向盘上，一手放在枪上。

此外，他每天按惯例在体操房内锻炼一小时。难道这不正与那位商人曾告诉他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卡麦尔的宴会上所讲的生活方式恰好一样吗？

加里用自己的袖子擦干前额，然后在空中疯狂地舞动他的球拍。那位职业球手躲在加里蓝蓝的大眼睛所不易发现的角落里望着他，提心吊胆地，心里嘀咕着是不是他做得有些太过火了。加里冲他哈哈大笑，他才如释重负，两肩放松了许多。加里心情好时，准能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见过他的人都说他能让人神魂颠倒，事实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他重新走下场内，擦得雪亮的槭木地板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地响。球手站在那儿等着，趁机仔细地检查球拍上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细微的差错。

加里对比赛是那么投入，在发现弗兰克之前，他差不多一直在场内跑动。弗兰克坐在玻璃墙那边

的座位边上，这道墙把球场的后半区同观众区隔开。弗兰克来干什么呢？他又不是体育迷。再说无论如何他也知道会把加里打得屁滚尿流，然后，让加里，在理论上成为更好一些的球手。弗兰克很聪明，他没有四处闲逛，看加里被打得狼狈不堪。

很显然。弗兰克来准有坏消息。加里将球冲对方抛起，低手将球击出，但稍稍多加了一点力。

“实在不愿跑了，算平局，怎么样？”

“好的，西尔克先生。”职业球手向加里投去最甜美的微笑。这小子的牙有些像那些该死的娘儿们的牙那样白，好像在里面塞了一些一百瓦的小灯泡似的。他匆忙赶到那正对着场地后墙的小正方形门，从那下面开始安装玻璃。他砰地推开门，向一旁走去。加里弯着腰，溜进了更衣室。

弗兰克从走廊小跑着走下楼梯。他一言未发，但看上去很焦急，他的眼睛也比以往眯得更紧了。

“什么事？”加里问。

弗兰克看了那职业球手一眼。

加里拣起一条厚厚的白毛巾，他名字的首写字母用闪亮的紫线缝在毛巾的角上。他开玩笑把毛巾塞到了弗兰克的裤裆里。“给他五十。”

职业球手嘴里咕嘟着，感激不已。五十块一小时！做他自己擅长作的事。有时可能分文报酬没有，他也要花大量时间打球，仅仅因为他喜欢。这

种比赛是一大乐事。或许想到这五十挣得容易，生活也就仿佛成了他妈的一碗能酿樱桃酒的樱桃！

弗兰克从皮夹里抽出三张皱巴巴的二十元一张的钞票。“有十块的吗？”他把钱递给对方，说。

那球手费了好大劲儿掏他的钱包、衣兜。一无所获，然后开始胡乱翻腾他的鲜红色的阿迪达斯运动包，一卷湿毛巾和脏衣服被他捣来捣去。

弗兰克耐心地等着，什么话也没说，尽管他知道这小子很显然不名一文。

终于，职业球手拉上了他的装满脏衣服的包，冲加里微笑着耸了耸肩。

“你打断了我们的比赛”，加里对弗兰克说，“我只玩了，啊，大约半小时？或许五十分钟太长了，二十倒更合理些。”加里停顿了一下，焦虑紧张的气氛逐渐增强，让那球手局促不安。“算了，给他吧！小伙子骑倒霉的自行车过来一路上也不容易，他不也准备来打球吗？不也是准备来干他的工作吗？”

职业球手伸手取钱，弗兰克尽可能显得和蔼、亲切一些，让他拿走。

“谢谢你，西尔克先生。”球手说。

加里点了点头。五年后，这傻瓜或许反应迟钝，微笑也变得麻木了。夏天在日光下或冬天在热乎乎的灯光下呆得太久，他或许会得一种可怕的黑

瘤症？然后呢？没有文化，没有混迹街头的花招，能找到一份刷盘子的工作也够他幸运的了。

“下周五还是这时候吗？”球手把钱塞进他的短裤兜里。慌慌忙忙地装钱时，他的脸皱了起来。

“或许吧！”加里含含糊糊的说。“我下周五可能外出，到远处过一个长长的周末。你知道吗？到迈阿密或许是到维加斯。”他耸了耸肩。“我们先这样吧！先初步定在这儿，但要准备有取消的可能，怎么样？”

“好的。”球手回答。加里努力想他的名字，叫彼得还是什么，他满脸失望。加里感觉好得多了，就好像刚才重新抖擞精神，接连捡了最后几分一样。他喜欢有一群人慌慌张张地围着他转。这是他的习惯，一种甚至不加思索便可自动遵循的习惯，他深信生活的艺术至少百分之九十是习惯，如果你有好习惯，你会过得舒舒服服。可一旦染上坏习惯，那就算你自找倒霉了。当然，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总有例外，通常如此。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不知如何处理其它百分之十的生活的人，——当运气突然降临；需要快速、准确地处理时，——好的习惯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我可以呆一会儿，洗个淋浴吗？”球手问。

加里看了弗兰克一眼。弗兰克示意，不行。球

手拉上他的鲜红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弗兰克领他出门。

“到底出了什么事？”加里问，他们一起沿被玻璃罩着的保温的通道走着。这条通道把回力球场和体操房同大厅连在一起。

弗兰克清了清嗓子。他二十四岁了，体重二百七十磅，身子象砖一样结实。穿着他喜欢的鲜红色鬣鹿皮高跟牛仔靴，加里·西尔克有五英尺六高。体重一百四十磅，当然还得算上装着真丝手帕的高级西服，一口袋零钱，一只装满子弹的 357 型的史密斯威森枪塞在屁股兜里了，擦得干干净净。

加里喜欢把自己想象为约翰·麦肯罗型的人。他也同样有瘦而又结实的身體，同样有一双从未闪过光芒的忧郁的眼睛。他也还有弗兰克不自觉地传染给他的，不可抗拒的强烈的欲望。

最大的不同在于，麦肯罗打的是网球，加里打的是人。他常吓得弗兰克屁滚尿流，弗兰克对自己倒挺放心，他才不在乎谁知道呢！

加里走上来，开玩笑地用球拍的顶端敲弗兰克的头顶，弗兰克喜欢刷平头。他的头发被压平然后弹起。

“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加里问。

“帕特·纳什和奥斯卡·皮尔刚来，”弗兰克说，“他们把车停在了大门外的街上，正好在房子前面。

然后，他们走过人行道，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狗怎么样了？”

“在兽医那儿了。”

“呵，对了！”加里傻笑了一下，记起来了。他对动物异常残忍。它们来了，受折磨，最后终于销声匿迹。“你派人监视我们的两位客人，弄清他们是否真的没偷我们的银器？”

弗兰克点点头，没有看加里。加里又拿球拍边框敲弗兰克头，这一次要敲得重一些，网线弹出音乐般的声音。

“他妈的他们来这儿瞎混什么？~~弗兰克~~。”

“我没问。”

加里脑筋一转，问“~~他们~~穿着整洁吗？”

“洁净无瑕。”

“他开什么车来的？”

“真该死！我没有注意，~~只~~知道他们把车停在
前门外了”。

加里加快了步子。他们走到通道的尽头。弗兰克走到前头，为加里推开门。这门是用标准规格的钢板制成，用薄槭木板作饰面。先经过更衣室，然后是大厨房，墙面都是用铜铬合金装饰而成，闪闪发光。

一台配有广角镜头和自动跟踪装置的电子摄像机跟踪着他们走过房间；当他们通过双翼门，走下

宽敞的把房子一分为二的中央通道时，另一台摄像机跟踪他们。在一个大土罐里有一簇六英尺高的仙人掌。加里停下来，检查了一下土，很干爽，好极了。

“他们在哪儿？在起居室吗？”

弗兰克摇摇头说：“在书房，我已引燃了壁炉。”

加里点了点头说：“你是个好主人，弗兰克。真是一个好小伙子！”

2

侦探杰克·威勒斯坐在床沿上，电话搁在了膝盖上。他先拨“1”接通长途，然后拨“4-0-6”，（多伦多的区号），最后拨他外祖父家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次，接通了自动回话机，说希望他能留个信儿，当然也可不留。威勒斯没留，他挂上电话，拿着他的矮脚杯到小厨房内重新灌满。

3

门厅两侧是暗色槭木镶板，地板由灰色的船板木制成。隐在壁龛里的灯光映照着加里委托奇克·赖斯制作的四张一组画像。

每当加里喝醉或有一点受毒品麻醉时，他常问弗兰克那些画像怎样。弗兰克总是说他觉得棒极了。这是在撒谎。

有几分撒谎。

事实上，弗兰克认为这些画像有些异想天开、耸人听闻。可对加里来说又是真实的，然而甚至比他自己还好看一些，成功地突出了他较好的部分。可是弗兰克不知道这种效果是怎么取得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画像也还展现了一点真实的加里，花三十元理的发形和一周两次的整容下潜藏的下流而又报复欲极强的花里胡哨小子。

弗兰克确信加里不懂奇克·赖斯画的韵味，这对他倒是好事，因为如果加里真的知道的话，那些画准会被扔到火炉里，弗兰克可能又不得不花费几天的功夫来劝他，让他知道杀死一个高水平的肖像

画家不是一件有什么刺激的事。

在入口大厅里，枝形吊灯的照耀下，两边大大的前门上的彩色玻璃镶板闪闪发光，加里在通往二楼的宽阔的旋转形楼梯旁边的小壁龛旁停了一会儿。在壁龛里，有一张女王安妮的桌子的复制品，上面放着公主的电话，还有一个三条腿、由攥紧的拳头支撑的铜罐，罐子里有一棵圣诞节时开红花的仙人掌。加里对仙人掌有一种病态的惧怕；这种可恶的多刺植物满屋都是。弗兰克已被刺过不止一次了。

桌子后面正上方的墙上斜挂着一面椭圆形玻璃镜。

加里凝视着镜子，仔细地打量自己。他解下带有蓝白相间斜纹的束发带。用弹性布制成的发带在他苍白的前额上印下宽宽的红色斑痕。他用手掌使劲地擦，但痕迹没有消失。他撇了撇嘴，重新带上束发带，他看上去有点儿象海盗。或许真实的情况没那么糟。

“我看上去象海盗吗，弗兰克？”

“没错，加里。”

加里哈哈大笑，公开地在镜子里欣赏着他的牙齿。

他们爬上楼梯，走过长长的走廊，经过了那么多关着的门。这套房子有三层高，面积约一万平方英

尺小一点。二层有六间卧房、五间洗澡室和书房。书房在房子的那头。这是加里所喜欢的房子之一，因为从这儿的窗子里可以把整个后院一览无余：用玻璃罩着的游泳池、网球场和回力球场，弯弯曲曲的小径，太阳能绿室，菜园。弗兰克进去后把门关上，然后倚在门上。

帕特·纳什和奥斯卡·皮尔站在火炉前面的瓷砖地上。他们都光着身子。

皮尔的手弯成杯状护在胯前，纳什却将手伸到火苗上方，好暖和暖和。纳什浑身是毛，像一只他妈的学着用后腿站立的动物一样看着加里。皮尔除了稀稀拉拉的胡子和头顶上的毛发外，全身几乎没有毛。他的头发浅黄中微透红色，向后梳着。当加里走进来时，两人同时转过身来。纳什问了一声好，然后把手放在了他的屁股上。皮尔双唇紧闭，一言不发。这一点对他很有利。

加里看着帕特·纳什，好像纳什是一个来自城市牲畜招领场的客人。加里正在考虑，或许他真得为自己找一个新的宠物了。

“车里有什么？”加里问纳什，“为什么把车停在外面大街上？”

“什么也没有，西尔克先生”。

“请原谅。”

“车里是空的，里边很热，的确这样。”

“这儿也很热。”奥斯卡·皮尔说，他舔了舔嘴唇，从火炉旁向后退了几步，赤着脚站在瓷砖上，一声不响。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弗兰克说。

“那我就要油炸屁股了。”皮尔说。但他还是按说的做了。

“我们把货丢了！”纳什说。

“废话！”

“事情是这样……”皮尔说，加里大步流星，三步迈过布满红、蓝、黄三色星的地毯，一拍手抽过去，皮尔的头啪地一弹。他疼得咕哝着，恰好他的左眼下的面颊骨上暴起一道血痕，他抬手摸了一下伤痕，加里后退几步，又恶狠狠地抽过来。石墨球拍在空中嘶嘶作响，球拍直劈皮尔的鼻梁，皮尔尖叫一声。

“受伤了，对吗？”加里问。

皮尔呻吟着，单腿跪在地上。

“起来！”弗兰克说。

皮尔吃力地拖起身子。血从破了的鼻子里溅到价值连城的十六世纪的地毯上。他把手捂在鼻子上，一动不动，他的阳具也吓得萎缩了。

加里用球拍把指着他的腹股沟，痛苦地摇了摇头，说：“你们玩女人时怎么办？还得往鸡巴上涂润滑油吗？”